

悦在音乐之美

◎邓泰和 图/文

之一

我虽然不谙音律，但是爱听音乐，尤其是大师的名曲。

舒伯特是可与贝多芬、莫扎特比肩的歌曲之王，他11岁时就进入维也纳宫廷圣歌队的音乐专校，旋即升为学校管弦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兼指挥。14岁时谱写了歌曲《夏甲的悲叹》，17岁那年，他又受墨希登尔教堂的委托，谱写了一首弥撒曲《F大调弥撒曲》。他的一生中，创作了1500多首作品，其中有10首交响曲，634首独唱歌曲。连贝多芬临终前都赞叹道：“舒伯特的体内，有一团烈火，正在燃烧着。”

巴赫是一位著名的德国基督徒音乐家，被尊称为“近代音乐之父”。他不仅以惊人的风琴技巧醉迷了当代人，更替每种乐章写作的形式成为作曲的样板，被后人奉为学习的典范。他平生创作了5部《受难曲》，留传今世的只有《约翰受难曲》、《马太受难曲》和《路加受难曲》，其中以《马太受难曲》为最动人心弦的一部伟大经典作品。

在远古时的中国，也有人刻苦学琴，终于卓成音乐大家的事迹。春秋时代郑国的师文拜师学琴就是一例。

师文听说名乐师师襄弹琴奏乐时，鸟儿能随着节拍飞舞，鱼儿会随着韵律跳跃，心中无限神往，决心到鲁国叩拜师襄习艺。

师襄教导师文调弦定音，岂料，师文手指僵硬，学琴三载，竟弹不成一个乐章。

师襄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缺乏悟性，学琴不够专心致志。”

师文说：“我并不是不能调好弦，定准音，也不是不会弹奏完整的乐章。我真正追求的而是想用琴声表达我的心声啊！若我尚不能做到使音乐‘内得于心，外应于器’，就不敢放手拨弄琴弦。请老师再给我时日，看我有否长进！”

师文静心潜思攻习琴艺，专注体悟音乐表达的意境，不断完善修养。他自认为修行臻于娴熟，才去拜见恩师。

师襄问：“现在，你琴弹得怎样？”

师文胸有成竹地回答：“得心之矣，请让我试奏一曲。”

首先，师文奏起金音的商弦，发出代表八月的南吕乐律，只觉得琴声挟着阵阵秋风，凉爽拂面，草木茁长，成熟结果。

面对丰收在望的金秋，他又拨动木音的角弦，发出代表二月的夹钟乐律，随之熙暖春风吹来，在耳畔回荡，立时草茂花荣，好一派万象更新的春色。

接着，他奏响水音的羽弦，发出代表十一月的黄钟乐律，令人感到霜雪交侵，江河封冻，严凛肃瑟景象。

再往下，他叩击了火音的徵弦，发出代表五月的蕤宾乐律，使人仿佛目睹了似火骄阳，坚冰瞬间消释。

乐曲将终之际，他又奏响五音之首的宫弦，使之与商、角、徵、羽四弦产生和谐共鸣，顿时周围便有南风轻拂，祥云缭绕，恰似甘露从天冉降，清泉由地喷涌。

师襄聆听佳乐，喜出望外，连声称赞：“你的琴弹奏得妙极美极，使人宛如身临其境，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美！”

从这则师文学琴成为郑国一代乐师的故事，可以彻然明悟：音乐艺术之高卓，曲所存者不在弦，所志者不在声，而在于“得心应手”。形而下者，人人可达；唯形而上者的道，不是非常之人，就无法体会出这个非常之道。

每个人有过这样的生活经验，当心绪郁闷的时候，播放一段优雅舒缓的古典音乐、小夜曲或者节奏强烈的现代音乐，都会闻曲生悦，烦丝渐消，心旷神怡，精神振奋。那么，音乐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神妙非凡的感染力呢？根据医学研究显示，原来不同速度、节拍和旋律的音乐，听觉神经接受了讯号，又传递到大脑，可以使得

大脑皮层形成新的兴奋区，使原来的兴奋区得以休息，自然地让人们有轻松愉悦的快感。

听音乐，助养生，会使肌体分泌出一些有益于健康的激素，调节全身的脏器功能；听音乐，有气功的效用，对全身的器官和血管起到“按摩”作用，减少各种疾病的滋生，养精蓄气，延年益寿；听音乐，能促过食欲大开，帮助消化；若随着音乐高歌起舞，对肺活量也是一个极好的锻炼；高血压患者常听音乐，对维持血压有一定的辅助作用；躁狂型精神病人，除了药物治疗外，适当选听轻音乐，可以使精神得到调整，减少复发机率；音乐对人脑具有更大的控制力，还能治疗震颤性麻痹症（即帕金森氏综合症）。

有人将音乐比喻为特殊的“维生素”。那么，我们何不善用这种“维生素”，让自己永远笑口常开在其中呢？

之二

音乐，为什么会余音绕梁，百听不厌呢？美国专家鲁尔坦在一部专著《音乐、大脑与遐想》中，就披露了自己经过十余年的研究后，获得的一些科学新发现。

早在古代，诗歌只能口传，如果一代失传，就只剩下诗词，原来的音响及旋律均不复存在，导致早期许多民族的音乐惋惜地湮没于历史虚无里。譬如，中国的《霓裳羽衣曲》等许多名曲，犹太裔大部分诗篇的音律等，都无法经久流传于后世。到17世纪的时候，亚里苏的一位名叫基道（Guido）的僧侣，由于他的学生不能够把握音程及字音的高低，便使用一首六句拉丁文的圣诗，每一句的第一个字声代表音的强弱，这些拉丁文的字音是“多、来、咪、法、索、啦”，直至今日仍然被世界各国普遍使用，开创了西方音乐用“音名”的先河。后来其它国家都有了自己用的音名，例如英国是用字母C、D、E；古代中国则用“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”等。然而，基道创立的音名简单明白，很快在世界上广为普及。

有了音名，就出现了音符和乐谱，音乐可以加上音律、和音与乐理，可以作曲，可以在演唱之外独立存在。音乐也不再受到诗词的束缚自由发展，进入了古典音乐时代。

经过音乐家薪尽火传地探索，以及科学家一丝不苟地测定，发现了许多创造美妙音乐的规则，虽然这些规则是根据欧美音乐建立起来的，但是也适用于包括东方音乐在内的几乎所有的音乐领域。所以，从一个音阶过渡到另一个音阶，高低音阶之间的转换，都有规则可循，既要创新出奇，又不能落入老套，遵循规则作曲，也既可能是动听悦耳的音乐，也可能是味同嚼蜡的音乐。

深究其原因，这不仅是有音乐的问题，而且是有关人类大脑结构的问题。因为人的大脑可以分成若干皮层，每一皮层承担着某项简单的功能，当这些皮层汇集



在一起时，就能够对音乐、绘画以及文学作品产生总体感觉。研究结果得出结论：负责音乐的皮层区域永远不会改变固定的活动方式，亦即可以不受到“经历”的影响，因而欣赏某些经典音乐，能始终让人回肠荡气，屡听不厌，甚至伴随终生。

其实，广义地说，音乐之美，不单纯地存在于旋律中，而且还存在于文字中，图画中。

艺术中的各个门类，各施其责，互相之间可以沟通，但不容混淆。培特（Pater）说过一句话常被人们引用：“一切艺术到了精妙的境界，都逼近于音乐。”而诗，众所公认是文学中最富有音乐性的。

诗歌的产生，其中包含了音乐的元素。中国汉时古诗歌谣称为“乐府”，从唐代以后，诗一面随着音乐变迁形成词曲，一面又与音乐分离自成独立一体。西方文艺有同样的经历，抒情诗原由伴歌而唱，史诗和浪漫故事也由“行吟诗人”口头传播，戏剧中的诗含有大量的歌舞。一直到近代印刷业发展以后，诗与音乐才逐渐分道而驰，自立门户。所以，诗从“歌唱”，转变成“吟诵”，最后到“阅读”。

勃克荷夫（Birkhoff）所著的《美的衡量》，他在第八章“诗里的音乐成分”中，用科学实验美学的方法（文转56页）

我拉到一边问我：先生，这幅画是什么意思？

在外地人的眼里，上海人比较俗气，突出地表现在穿着睡裤、趿了拖鞋、拎着小篮头逛小菜场，穿着裤衩、叼着双喜、站在弄堂口看闹猛，其实这只是外在的表象，最主要的还是表现在言谈举止中间。也举两则亲眼看到的例子。

“王家阿姨，啥体生气啦？”

“哪能不生气，依看我孙子，迪个小祖宗，早晨起来，蛋糕不吃，皮蛋粥不吃，买了生煎包子还是不吃，叫伊吃牛奶奶皱着眉头，好像吃毒药一样。噶好吃个末事勿吃，人家乡下小人想吃啊吃勿着。伊拉爷娘末在美国，小人末放了此里，我末当然要精心咯。依看伊长得嘎瘦，爷娘看见还以为是我待错伊勒。”

这话听起来象是抱怨，可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是夸耀。

还有一次是在浙江千岛湖，遇到一个来自上海的休假团，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午饭时分登陆蛇岛的一家饭店，哗啦啦围坐两桌。

“老板，把菜谱拿来看看。”一个头儿模样的人叫道。

老板见来了生意，赶紧送来菜谱，笑着站在一边。

“你们有什么特色菜？”

“蛇岛有蛇，一蛇三用，蛇胆调酒，蛇皮凉拌，蛇肉可以椒盐蛇段，也可以做蛇羹。”

几乎所有的女宾叫了起来：蛇阿拉勿吃个，嘎恶影，吓人倒灶。

“那么吃肉菜。”

“屋里箱天天吃肉，油腻来。”

“那吃鱼，活鱼，清蒸红烧。”

“鱼么腥气来，勿好吃个。”

“那吃什么？”老板为难了。

只听一半的人异口同声地问：阳春面有哇？

“小店没有阳春面。”

“格末算了，还好阿拉带了方便面。老板，弄两壶开水就可以了，谢谢侬啊！”

老板愕然——

上海在前进，浦东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。但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和节奏似乎还是没有大的变化，这是一种习俗还是惯性，我还得细细捉摸。

悦在音乐之美（文接53页）

来衡量美。曾涤生说过：“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，须熟读古人佳篇，先之以高声朗诵，以昌其气，继之以密咏恬吟，以玩其味。”

1880年，美国诗人拉涅（Lanier）在他撰写的《英文诗的科学》（The Science of English Verse）一书中说过：“造成音乐的声音关系，与造成诗的声音关系，是一样的。音乐与诗的主要分别，若以科学的准确来说，乃是音乐中所用的‘音阶’，与人的声音所用的‘音阶’的区别。”刘勰写作的古典名著《文心雕龙》论“声律”中也有曰：“夫音律所始，本于人声者也。声含宫商，肇自血气，先王因之以制乐歌。故知器写人声，声非学器者也。故言语者，文章神明，枢机吐纳，律吕唇吻而已。”由此可见，诗与音乐不能相提并论，但是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诗中有自然之趣，音乐之美。例如，曹操的长子曹丕，就是一位既擅写歌词的诗人，又是古筝弹奏高手，他为《短歌行·瞻仰》一曲填写歌词，抚琴和歌，竟然使宫廷乐工们敬佩不已。又如苏轼，依据民间曲牌《念奴娇》填写的一首独唱曲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留名音乐史册，成为千古绝唱。

视觉艺术的绘画里，也蕴含着听觉享受的音乐之美。美国音乐家马利翁就说过：“声音是听得见的色彩，色彩是看得见的声音。”色彩与音乐之间，存在着一种奇妙的潜在联系，因此，音乐家在作曲时，可以从

色彩美中吸取灵感；同样画家在作画时，可以从音乐中获得配色美的启示。

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中国有一个被人们称为“雨人似的天才”的罗铮，他是大脑发育不全的弱智少年，却对音乐具有大异于常人的感悟和记忆力，能够将音乐大师的名曲，化作色泽奇特、想象丰富的绘画作品。譬如，他画的《爸爸的第二弦乐四重奏》，就是倾听了作曲家父亲罗忠镕所谱写的《第二弦乐四重奏》，根据自己的心灵感悟创作出来的，画面是由四个不同的块面构成，有鲜蓝、深蓝、淡黄、金黄、桔红、棕绿和紫色，规整的构图中显现了变化。欣赏了斯特拉文斯基的代表作《春之祭》后，罗铮在挥笔作画时，运用浓烈的色彩来表达大师的激情与躁动的极致，暗示了由盛转衰的悲哀情怀。德彪西在他的交响素描作品《大海》中，为了表现海洋的跌宕起伏，使用了七种丰富多彩的不同音型组合，罗铮便在寂静的幽蓝色海面土，以上疏下密的不同颜色，恰如其份地再现了这种组合。匈牙利现代音乐家利盖蒂，观赏到罗铮只画着一道道色条的《月光奏鸣曲》，感动地说，罗铮画出了他的心声。美籍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看过罗铮的画作，也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起罗铮。

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说过：“音乐的运动，等于人类灵魂的运动。音乐不是用以供无意义的快乐，乃是用以使灵魂获得谐调的陶冶，和情绪的镇静。”所以，发掘音乐之美，饱赏音乐之美，是人生的大乐。